

漫長的等待

凌晨四點多，窗外透著一片深藍色的光影，我看見三個孩子甜美熟睡在他們 Yaya（母親）的身旁，突然間看見自己得脆弱，我害怕的走出門外坐在椅子上抽煙，腦海裡滿是拮据生活帶來得驚心動魄，很想大哭一場，怕吵醒年邁的父母！畢竟三十五歲的哭聲是很恐怖的，我強忍著聲帶的震動，聲音確從眼角邊流下。

不知道什麼時候，yaya 從我面前走過手裡拿著剛採的 yahoo（野菜名），淡淡的跟我說，「ya kai q tan！（難看）我趕緊用手擦了一下臉說

「ā ya 我要去工作了，我 yanai（舅子）說他們那邊砍菜欠人。」

「tē no ga！（在哪裡）

「大同鄉武陵農場那邊！」

聽完我的話 yaya 轉過身靜靜的走進廚房，怕吵醒孩子，我小心走

進房裡準備出門的行李，翻開櫃子找不到像樣的衣服，太太在背後冷冷的說

「砍菜要穿什麼衣服，你以為是坐辦公室喔！」

我說，第一次見面總是要給老闆一個好的印像

她哈哈大笑，他的舉動雖然尖酸刻薄，可是我還是感謝她，因為

她為我生了三個可愛的孩子，還幫我跟他的兄弟找到賺錢的工作

我在三個孩子的臉頰上輕輕的留下了父愛的告別，用力採下野狼的踏板，太太緊握的手塞進我外套的口袋，我看見一張藍色的千元大鈔

「fū wun la！（不用了），我將錢丟在他身上，用力摧下油門瀟灑的往大同方向去

分不清是淚水還是霧氣，臉頰上始終保持濕潤的感覺，野狼排氣管嘶吼出我僅剩的男人尊嚴，主啊！賜給我勇氣與力量

不分晝夜的高冷菜區砍菜，我跟 yanai 挑戰體力與精神的極限，憑藉著海軍陸戰隊的嚴格，咬著牙彎下身體在一片高麗菜園殺出一條血路，孩子的玩具，家裡的開銷像一幅美麗溫馨的畫面在我面前一一浮現，一個晚上八台菜車算什麼，來一百台我也照樣給他裝滿滿的，我需要錢，管它馬告公園要不要設立，

管他誰來當原住民的考試委員。

一天深夜，砍完最後一台車，打扮的很像小丑的老板說給我們放一個禮拜假，下次要到福壽山農場去工作，我看看天色，大概是清晨五點鐘，他將一個牛皮信封拿給我，我用頭燈看看上面的數字，我也搞不清楚到底對不對就把它塞進口袋，來大同工作已經一個多月了，不知到家人是否安好。

我用力踩下踏板，喝完最後一口維士比，把一旁 yanai 上卡啦 OK 的誘惑拋在身後，以時速兩百的速度在北橫上狂飆，野狼嘶吼的聲音為我找回男性尊嚴。

兩個多小時的路程回到家，yaya 在菜園裡，我在他手裡塞了幾張鈔票，他推了回來說，「多馬斯拿去吧！給孩子買營養的東西，我老了吃不了那麼多」說完後 yaya 蹲下去整理他的菜，我想起農校畢業後，考上農專沒有錢唸書的那一幕，我曾經恨過她。

時間在蒼涼的等待中過去了兩個禮拜，我依然再早上的四點多等待 一小丑的工作。

下雨

吃飽飯的午后，我坐在門外抽煙，小黃狗也趴在地上打盹，狂風帶著陰沉的天氣，竹林被風吹得像一波波綠色的海浪，四周變得陰沉恐怖，看看天空好像會下起大雨。

念頭剛落下，果然雨滴也開始落下，屋外的鐵皮開始叮叮咚咚響起，小黃嚇得跳了起來，只見孩子跟太太衝了出來收衣服，看她們忙碌的樣子，我獨自優閒的抽著煙坐在屋簷下，yaya(母親)經過時嘴裡唸唸有詞。

孩子在大雨中玩了起來，五歲的老大追著他三歲的弟弟玩的不亦樂乎，我站了起來想加入他們，可是太太已經早一步衝出去追著他們，我慶幸自己沒有衝出去，因為太太手裡拿著一隻藤條，她發狂起來可是六親不認的，我學起小黃靠在牆壁假裝打盹。